

从驯兽到教人

——谈“儒”字的本义

林志鹏

古人言驯兽为“扰”。郑玄以声训将“儒”解释为“优”、“柔”，又说“能服人”者为儒，则“儒”的本义就是“扰”，就是驯服的意思。

近世儒教重振，倡言儒学拯救世界者不乏其人，然若询以“儒”之本义，往往茫然不知其解。前人如章太炎、胡适、钱穆、冯友兰等对于此一问题有激烈的争辩，时贤如何新、陈来、阎步克等诸位先生，对于儒家的起源，也有专著论及。在各种说法中，我认为蒋伯潜、陈来等把“儒”和教育者（如古代贵族的教师保、傅）联系在一起，是比较平易近实的意见。

我们不妨先听听孔夫子自道，看看在当时的语境下，“儒”是什么。《论语·雍也》记载孔子训诫子夏说：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宋儒说：“君子儒为己，小人儒为人。”或者以“义、利”区别二者，但俞樾很敏锐地指出：“以人品分君子、小人，则君子有儒，小人无儒矣。非古义也。”从孔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“儒”在当时的社会是一种通称，具有某一种技术可以事人的，都可以称作儒。故《说文解字》以“术士”训解“儒”，此犹如现在的社会，除了学校的教师外，只要有一技之长者，均蒙以“师傅”之称。

《礼记·儒行》记载孔子为鲁哀公陈述儒者之行，两人的对话从“儒服”开端。孔子对哀公说“丘不知儒服”，转而大讲“儒行”，如“儒有忠信以为甲冑，礼义以为干櫓”、“澡身而浴德”等，最后说“不愿君王，不累长上，不闵有司，故曰‘儒’。今众人之命儒也妄，常以儒相诟病”。哀公听了孔子这番开示后，肃然起敬，“没世不敢以儒为戏”。《儒行》所说固为战国时代的儒者为张大师门的重言，但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“儒”往往有“妄”、“戏”的评价，所以儒家的学者要出面“正名”，区别君子儒与小人儒。这种儒辨，到荀子时因为“儒分为八”，需要重新定位，廓清圣门，所以他在《非十二子》《儒效》中费了很大工夫区别俗儒、雅儒、大儒等层次，把

子思、孟子、子张、子夏、子游之流，打入贱儒、沟儒、俗儒的泥淖，树仲尼、仲弓为“大儒”。

看完了《论语》和《礼记》这两则记载，我们还是不知道“儒”的本义是什么，只了解到“儒”在当时可以指言行虚妄狎戏的人。钱穆说：“儒固先孔子而有，而孔子犹未尝自承为儒也。”这是很对的。郑玄解释《礼记》中《儒行》这篇的篇题时说：“儒之言优也、柔也，能安人，能服人。”郑氏以声训将“儒”解释为“优”、“柔”，又说“能服人”者为儒，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核心。我们在此把答案和盘托出：“儒”的本义就是“扰”，就是驯服的意思。

上古音“儒”为日母侯部字，“扰”为日母幽部，幽、侯二部旁转可通。古人言驯兽为“扰”，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记夏代有刘累“学扰龙于豢龙氏”，《周礼》夏官有“服不氏”，其职为“掌养猛兽而教扰之”，所以“扰”可以解释为驯、服、顺。教民使服也可称为“扰”，如《周礼·大宰》“以扰万民”。另一个意义相关的字“教”，金文有两种字形，较原始的字从爻、攴，也是取驯教的意思（“爻”即布策为爻，也就是摆小棍，学习算术、筮占），后来“教”字增加一个义符“子”来彰教人的含意，而与驯兽的“扰”作区别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已经明白地说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。”我们看《周礼》讲到地官的最高长官“大司徒”的职能时说：“使帅其属而掌邦教，以佐王安扰邦国。”司徒正是管教化的官，两处说法相应。《周礼》还提到大宰有“九两”来协耦万民，其中之一是“儒”，在地方上也有“师儒”，郑玄在这两处解释得很明白，前者是贵族所用的儒，“诸侯保氏，有六艺以教民者”；后者是“乡里教以道艺者”。儒本与教化



有关，所以特重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等典籍，往往为人师傅。孔子聚徒讲学，教以六艺，时人以“儒”目之，孔门弟子沿而不改，就有延续这个传统的意味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说：“自孔子死后，七十子之徒，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师傅卿相，小者友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”更见孔门后学以教人为业，子夏设教西河，为魏文侯师，盖以“君子儒”自任也。傅斯年说儒家的职业是“教书匠”，可谓一语中的。

既明“儒”之本义为“扰”，即驯服教化，又可进一步言“扰”字之创意。“扰”字原来应该从“手”从“夔”，会驯服猿猴义。“夔”，《说文》释为“沐猴”，就是“猕猴”，“夔”、“猯”都是“夔”的同源分化字。荷兰学者高罗佩（R.H.van Gulik）是研究中国古琴和房中书的专家，他写有一本《长臂猿考》，对于甲骨文中相关的字作了梳理，依其型态别为两类（图①）：他认为A类是猕猴。中国

的猕猴是一种四肢和尾巴都比较短的猴，它的皮毛短而光滑，只有非常小的猕猴才有相对蓬松的毛，如第一行最右边那只可爱的小猴。B类是大型猿猴的象形，长头，身上的皮毛类似鬃毛，有些字形还把足部特征画出，说明这种猴可以直立行走。高罗佩认为A类是“夔”，就是猕猴；B类是“猯”，就是猿（陆玑说猯是猕猴，他认为有误）。总之，作为驯兽之义的“扰”字所从的“扰”，原本应该就是“夔”，忧、夔、柔等字声音都相近。猿之所以称“猯”，字从“柔”，除了以此为声符外，可能亦与猿猴筋骨柔软，善为攀引的特性有关。

古人驯兽除了服牛乘马的实用目的外，也训练鸟兽为戏，如《尚书·皋陶谟》描述夔行乐（高罗佩说“夔”即猴精），有“鸟兽跄跄”、“百兽率舞”的句子。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形漆盒（图②），上面就绘有兽师击鼓跳舞的画面（图③）：图中有一建鼓（下有兽形鼓座），右旁

有一似犬的乐师击鼓为节，左旁则为似猿的配剑武士随之起舞（疑与《吴越春秋》所记善剑猿公的传说有关），颇富神话色彩。两个兽人都带冠，所谓“沐猴而冠”大概就是这种以犬猴为戏的形象。

除了驯兽外，“扰”又与倡优、侏儒有关，孔子所说的“小人儒”，指的就是以滑稽狎戏为事者。这类人物被称作“优”，如楚庄王有优孟、秦始皇有优旃。与之相类的，还有以美色侍上的佞幸，他们往往有“孺”之称（犹小人之“儒”）。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提到汉高祖和惠帝时有籍孺、闾孺，“徒以婉佞贵幸”，流风所及，惠帝时的郎侍中都学他们的装扮，戴着美丽的羽冠，系着贝带，面傅脂粉。班固说：“柔曼之倾意，非独女德，盖亦有男色也。”（见《汉书·佞幸传赞》）这是另一类的“小人儒”。《礼记·乐记》载“君子儒”（子夏）批评“小人儒”（俳优）擅长的流行乐舞说：“奸声以滥，溺而不止。及优侏儒，夔杂子女，不知父子。”郑玄说这是“言舞者如猕猴戏也，乱男女之尊卑”。这个例子也从侧面反映了儒、优、夔三者潜在的联系。

这篇小文章从词源的角度把“儒”字从驯兽到教人的涵义钩稽出来，也对孔子所说的“君子儒”、“小人儒”作了新解，希望读者不要以非毁圣教为讥，则吾愿也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）

